

西北文學文獻 第五卷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 二編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二編·第五輯

西北文獻

第五卷

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 編

本卷目錄

滄溟集 二〔明〕李攀龍撰……………一

【明】李攀龍撰

滄溟集
二

三十卷，附錄一卷，明隆慶六年刻，萬歷二十八年修補本（別集·明），一十六冊。詩以樂府、古體、近體等分類，後部分文類分賦、頌、序、記、傳、表、碑、行狀、祭文、雜文，最後爲書類。

李攀龍（一五一四—一五七〇年）字于麟，號滄溟，曾任陝西提學副使等官職，官至河南按察使。李攀龍與王世貞是明嘉靖、隆慶年間『後七子』的代表人物。他推崇李夢陽，何景明，效法漢魏盛唐，提倡格調法度，擬古之風較前七子更甚。李攀龍主持文壇近二十年，及其歿，王世貞又獨操文柄達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及朝野文人莫不奔走於門下。繼『七子』而後，其追隨者又演化爲『後五子』、『三甫』、『四甫』、『廣五子』等文人集團。滄溟歿時值其詩文即將付梓，元美（王世貞）囑『後五子』中銅梁張佳胤作序。作爲門人的張佳胤在序中對李攀龍詩文給予高度評價和贊譽。事實上其詩文從格調韻味着眼，題材狹隘，當時名聲雖盛，後人譏彈亦最甚。

滄溟先生集卷之十六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序

送右都御史太倉王公總督薊遼序

公旣以御史按楚中先御史所爲按楚中者猶是首
履載路圉圉成市也則爲聽在大辟當報之若未當
者戍將遣若未隸尺藉者徒未送者凡千人一旦論
出之委桎梏被地矣屬有司上計公實視諸生得江
夏吳國倫諸生高第也已而按順天諸郡得候者言
虜狀古北口塞下伏牛馬谿谷中者數所邊吏皆自

謂亡害公曰不然 京師視此猶宇下即一旦烏舉
度障內如景不可復搏不可復搏寇且自深後事禦
之則是以千里之師爲一日之任也不如聞

上乃疏請固 京師召集郡國入援兵徼於便地移
檄順天諸郡先期以畜息入保而身獨馳之通州虜
蓋昏而傳焉而公擱然授兵登陴矣

天子由是知公名乃擢爲僉都御史督治餉通州遂
堞通州而巖邑之南以成路之聚焉以貳通州豈謂
無它縣亦爲是足以扼虜津梁之上示有難急也
上凡再賜金幣大將軍鸞旣挾

上諸將皆以兵屬而制虜無狀恐 朝廷誅已乃時
時來恐獨公即餉不治不足肉矣而餉乃無不治大
將軍亦自謂不意也亡論郡國兵日集 京師仰芻
粟如橐中即郡國若諸將兵嚮虜戰却無常處飛輓
及之大將軍卒不能出一語為蠭尾虜退尋移公山
東即虜至旦夕召公也而東南長吏事倭日嚴聞粵
濱海數千里各以疆場一被一此乃復移公督閩粵
公既至則出行寇曰是其形不可使其相及也江南
之卒被甲冒胄比其什伍以會戰賊乃椎結徒程一
人奮戟以趨敵苟可薄我跣跣而至探前跌後足間

踰尋此地利也不如浮海扼之革岸而望賊方舟爲拒我軍大當援兵自負彼雖有衆無以措險即銜驢而守亦使瀕海無露國列檣如雉矣遂大具艦募處州卒鼓之數破賊斬首虜千餘級凡五獻捷

上皆賜金幣加於通州時已而又進公副都御史移治雲中者踰月復以功遷兵部右侍郎俄進左侍郎督薊遼諸軍虜又至古北口塞下即一馬不敢入矣是歲也進右都御史兼如故朝廷尊奉東南云某曰始虜入時以走通州在公後即不得南下公之智應烽火而身獨馳之通州也其智若撞羽也即不

守通州於京師何異取諸其懷而予之及公督薊
遼諸軍虜又至乃一馬不敢入塞是稱一百之任矣
今坐論之臣滿朝廷言治道可謂盡之然而天下
方用兵北櫓於胡則以公南絀於越則以公者不獨
人才有能不能也公三徙成名於天下豈爲苟去哉
刑部君爲某言往過薊見家君治士捷於枹鼓身乘
障虜所不至必斥之吏日上功幕府也則已翼亮大
臣矣刑部君公長子也名每貞

送大司空朱公新河成應召還朝序

先是河塞新集而南流以阻再塞龐家屯而全河北

徙矣運道無所出縣官仰東南粟歲數百萬不得從漕上蓋中外洶洶焉是時公方從少冢宰遷大司寇之南都也

先帝輒爲止之改守令官屬使治河矣公至行河則奏言新河事而明年新河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入舊河至境山五十里而運道復出江南粟數百萬更得從漕上亡何有爲

上言治三河口亡狀者疑不與公新河也以爲河所從來建瓴萬里并挾百川湍悍欲暴泄之甚奈溝一川兼受數河之任恐不溢而北則溢而東耳長隄一

潰運道沙淤不鑿不止抵極而反西南泛沛與魚臺
苦爲壑無已時幸故道滅未久可求又其處易浚不
如從上原開支河於以分流殺水力助大河泄暴水
備非常佐舊河便新河三難不可爲也公旣得議以
水之利害河誠欲暴泄之甚然使不直境山而北出
將一聽沙淤所爲即出自徐州南而二洪又且生慶
忌今幸出秦溝秦溝適直境山南五里則是國家
於河不治而已得其大唯是爲務它可次第舉者秦
溝雖兼受數河之任猶爲束隘之而益其疾也河流
疾則能自刮除束隘之則後推前以致于二洪勢不

踰淮放海而不已暴泄何患焉夏秋水猥盛雖時潰而東北沙淤洊落泛濫力微視其自索抵極而反亦在新河西隄外昭陽湖受之以休息若所謂勿與水爭者獨何言爲壑今所欲開支河在新集至兩河口無論漫無河形者凡二百五十餘里須創作深廣若干丈即有河形如郭貫樓至龍溝減未久稱易浚又盡沙淤先臣有言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河之所舍寧能強之即求得故道又何以異未復之前而移魚沛之害還蕭碭也兩河皆赤子奈何傷昏墊之懷地出水上雖隆之天力可從施誰能築虛倡予和汝

而欲自託於水也無已則橫隄抵之使舍曠而就隘以迫阨其性不可矣且安得數十里成隄舉以置其間由華而東而入秦溝而河自道也以觀水勢跳出沙土欲居之久矣不如因之以合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俾得併力下流以事秦溝而增卑倍薄兼事西隄重爲魚沛之防如是則上不傷

天子昏墊之懷而江南粟常得從新河漕土矣及上報可而西隄亦成是役也因高爲深黃流辟之汙渠交委而本水自足其著者在新河某曰 國家運

道業以與河相直矣河獨非水哉善用河者因而利之耳出秦溝直境山以致于二洪踰淮放海豈一日乎而忘東南秦溝旣導濁河數倍下流已闊無復壅理即溢而東北湖休息之束以長隄新河自足是爲不治而已得其大計定焉而它可次第舉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其智焉匪天作之圖而必欲復國家二百年之運道業以與河相直而倖必爭之利以嘗不可並行之害貽非常憂必不然矣河入秦溝者什九而馬家橋西隄復成均之引水出小浮橋而秦溝去橋止三十餘里運道已便斯龐家屯所不必開先

是開新河自南陽至留城道又徑易漕度可省十日
上介有河形土不疏惡勢又可因爲沙薛兩河力又
可陂澤之而効節宣大臣之於國家見謂利害私
竊念之猶曰天作之漕不然奉詔使行河費不訾
作亡益而無尺寸功偷得不憚勞任事之名且爲新
河中廢地以徼

人主見謂識微慮遠備非常者而苟無後咎餘責雖
踵興大役復故道何不可者然而國家大命利害
懸絕大臣舉事常爲後法善乎開新河不盡棄舊河
引安流不盡排黃流之爲言乎所謂善用河者因而

利之之道也豈嫌固自持議與衆破壞深論便宜相
難極也苟得其大彊直自用安所恤哉今且入見
上言水之利害與所以治河狀報 敬承之績以贊
又安圖永賴勿但曰

先帝戎靈之而已是役也拊綏貞作有若都御史姜
公臨飭藝略有若監察御史羅公共濟底平而與議
利害

天子所嘗報可者乃命某以備論之如此云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東起武威而